從白居易〈百道判〉看「經義折獄」的實踐

摘要

所謂「判」，是唐人取士項目之一，取其「文理優長」。通常是以地方獄訟案件或經學、史籍所載的概念或史事，假設兩難情境之議題，使應試者以判詞論述，從而展現其對於維護禮教倫理和法律秩序的態度與看法。

雖然判題總在疑似之間，但從錄取結果看，卻沒有「標準答案」。

玄宗開元九（721）年和德宗貞元十九（804）年「書判拔萃科」的考題和考生的回答被具體保留下來。前者判題為「曆生失度判」，由於事涉行政違失，錄取考生一致認為應該科罰其失職罪責。後者為「毀方瓦合判」，語出《禮記·儒行篇》，涉及求學過程中的交友與處世之道。通過考試的五位考生中，有兩位挑戰了儒家訓誨，認為不足為訓導；另外三位則同意「毀方瓦合」之說。白居易參加了這次的考試，並且屬於同意毀方瓦合說者。

白居易「百道判」大致都是他應吏部「拔萃」考試前的習作，並且在選人之間被當作範本流傳。如果將百道判以最大的範圍區分為「觸犯刑事或行政疏失類」和「維護儒學禮教秩序類」；那麼，白居易的態度倒是與前舉唐代考試事例結果近似。亦即前者呈現白居易遵守法律規範的精神；後者又顯見他對儒學理想的道德主義的用心維護與對儒學傳統的部分修正看法。而不論是何種案件類型，從模擬「考題」的呈現到說理的論述過程，又都充分展現「經義折獄」的影響。